

明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遗址 破坏原因探析与保护策略

赵 钧, 齐一泓, 王 飒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8)

摘 要:明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作为重要且宝贵的建筑遗产,并未得到及时的保护和良好的利用,其遗产价值也在流失。基于1979年末刘谦先生的明辽东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察、2007—2008年辽宁省文物局组织开展的辽宁省长城资源调查中北路聚落的时状及课题组开展的3次田野考察,对比梳理了明辽东镇北路各级聚落遗址以及体系整体性的破坏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状下北路长城军事防御聚落格局的保护设想。

关键词:辽东镇;北路;聚落遗址;破坏原因;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志码:A

辽东镇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首,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是明廷防御辽东镇北部边境外蒙古兀良哈三卫及海西、建州女真各部的军事屏障^[1],在明万历以前的250余年时间里,这里通过逐步构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明万历年间,随着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对辽东镇的逐步占领,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逐渐土崩瓦解,军事防御价值逐渐消失。而今,冷兵器时代早已结束,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已然失去其历史和军事价值,其遗产价值也在流失。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而文保工作始终滞后,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作为重要且宝贵的建筑遗产,并未得到及时的保护和良好的利用。

为此,基于1979年末刘谦^[2]先生的明辽东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察和2007—2008年辽宁省文物局组织开展的辽宁省长城资源调查

中北路聚落的时状,结合笔者于2016^[3]、2018、2019年4月分别开展的3次田野考察,对比梳理明辽东镇北路各级聚落遗址以及体系整体性的破坏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状下北路长城军事防御聚落格局的保护设想。

一、聚落遗址的破坏现状

1. 各级聚落的破坏现状

(1)路、卫、所。明辽东镇北路以开原路城为军政中心,辅以铁岭卫城和中固、汎河、懿路3座所城,形成五城一线的控制范围,这3级聚落城址自明代以来一直是辽宁北部地区的重要城镇,随着城镇的扩张和发展,保护情况均较差。

开原路城在这5座城址中保存相对完整,遗留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在原古城南5 km处建了一座新城,故而老城得以留存下来。即便如此,情况仍不容乐观。开原老城

城中心遗存钟鼓楼一座,城西南崇寿寺遗存崇寿寺塔一座,此二处遗迹保存状况良好。老城区仅在城中心周围保留大量住区,以城中心西半区较为集中,此部分住宅基本均为明后重建。沿南北中轴线两侧遗存少量老宅,已荒废,无人居住,建设年代无从考证。城西南有新建多层住宅小区一处,新建学校、工厂等建筑;有道观一座,为后期新建;崇寿寺除有古塔一座,建于金正隆元年(1156年),其余屋舍、大殿均为新建,新修大殿未尊重历史样貌;城西南其余区域多为闲置荒地。城北部区域基本被农田覆盖,散布农宅屋舍,未见遗存;城北墙、东墙北段沿线建设大量农家宅院,以城墙为宅院后墙,故而城北

区域城墙遗址得以保存,但仅余断断续续的土墙残段,已不达原高,目测残高 1~3 m 不等。居民住宅多数可见城墙古青砖,均为居民自取用于自家房屋建设。南部半区域城墙相较于北部区域城墙保存更差,大部分遗址无存,少量残段残高基本在 1 m 左右。老城现有南门一座,上有城楼二层,仍挂“迎恩门”匾于南门外,南门有瓮城,均为后期翻新,翻新未完全尊重原有样式,造成了二次破坏,尤以城楼采用钢结构翻新,已破损严重暴露结构,可见翻新后的维护工作并未进行;南门内沿街修建仿古门市,未投入使用,已破损。对于开原老城遗址保护情况的总体评价可以判定为:遗址尚在,保护程度差(见图 1)。



(a) 复建的南城門



(b) 崇壽寺塔



(c) 古宅門



(d) 民宅上的城牆青磚



(e) 城牆殘段現狀

图 1 开原老城现状

铁岭卫城的城址就在今铁岭市市辖区,铁岭作为地级市,其发展较之开原市(县级

市)更现代化,卫城遗址已无存。中固所城位于今中固镇中固村、汎河所城位于今铁岭

县凡河乡大凡河村,懿路所城位于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村,笔者未对这三处所城进行田野考察,从卫星地图观察已无城址轮廓,未见明显遗迹。

(2) 堡城、关城。北路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中,有堡城 21 座,本文在计 22 座,这是因为有新老镇北堡之分。这 22 座堡城遗址保存状况均不容乐观。笔者尝试将堡城、关城保存状况分为 4 级:1 级为保存状况良好的,即遗址轮廓完好、格局清晰,城内有历史遗迹遗存的;2 级为保存状况一般的,即有城墙遗址,可以判断遗址轮廓的;3 级为保存状况差的,即无法判断具体四至范围,但仍有遗迹可寻的;4 级为保存状况极差的,即无明显遗址遗迹的。北路区域堡城现状中没有能够达到 1 级保存状况的,2 级保存状况的有老镇北堡北城等 4 座,3 级的有古城堡等 6 座,4 级的有清阳堡等 12 座(见表 1)。

表 1 北路堡城保存状况分级

保存状况分级	数目	堡城
1 级	0	—
2 级	4	老镇北堡北城、新镇北堡、永宁堡、抚安堡
3 级	6	古城堡、威远堡、柴河堡、新添堡、白家冲堡、三岔儿堡
4 级	12	清阳堡、镇夷堡、庆云堡、靖安堡、松山堡、定远堡、镇西堡、曾迟堡、平定堡、宋家泊堡、丁字泊堡、新城堡

信息来源:老镇北堡、新镇北堡、清阳堡、镇夷堡、松山堡信息来源于课题组田野考察,其余堡城保存状况依据《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4](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的描述判定。

北路在计 22 座堡城中尚有遗迹可寻的未超过半数,总体保存状况差。老镇北堡北城、新镇北堡、永宁堡通过田野考察均找到了明显的遗址轮廓。在柴河堡发现了上帝庙庙台土丘和石碑一通、碑座、石臼、条石、石块等石刻文物。白家冲堡有局部城墙遗址。抚安堡在《调查报告》中有“西墙和南墙”城墙遗迹的描述,通过田野考察考证了其遗址轮廓。古城堡等 6 座堡城在《调查报告》中则基本描述为“城墙和城内地面遗迹无存,堡内格局不清”“散见青砖残块”等类似措辞,部分

有高台、石碑等残存遗迹可寻。其中,古城堡、新添堡村中心有高台,威远堡有城址高差,三岔儿堡有明代石狮 3 尊等。至于清阳堡、镇夷堡、松山堡,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未能见到明显遗迹,庆云堡等 9 堡在《调查报告》中,或仅作“城墙和城内地面遗迹无存,堡内格局不清”描述,或无从考察遗迹而未作遗迹考察描述。

北路 6 座关城的保存状况是:3 座已无从考察,3 座有迹可循,尤以新安关遗迹最为明显。新安关可归类为 2 级保存状况。究其原因,其一,虽关城、关门遗址不在,但可确认关口具体位置;其二,新安关的昭德宣威楼遗址仍在。新镇北关和广顺关仅有关门台遗址各一座,未能明确关址位置,故归类为 3 级保存状况。

(3) 墩台与边墙。北路防区境内墩台在计 250 座,其中 240 座通过经纬度坐标,结合奥维互动地图中 Google 卫星混合图和 Opencycle 等高线地图复核,标明了具体位置,其中半数以上可以通过高精度(10 m)卫星图查看到明显的墩台遗址,少数不明确。课题组通过田野考察,确认了 17 座墩台的遗址及其位置,均是在考察关堡过程中随机选择通过定位找到的,均验证了卫星图定位方法的准确性。这些墩台保存状况属良好或一般。例如:聂家西台山烽火台、湾子屯南山烽火台因位于较陡的山顶,除自然林木植被覆盖外,未产生其他较多破坏,尤其是湾子屯南山烽火台,空内壁仍有原砌筑的砖石保留,保存状况良好;后山、东山、下城子南台子等烽火台因位于平坦地区或平缓山区,周围可见散落青砖,基本被农耕包围,尤其下城子南台子烽火台的土墩上也已经被开垦,保存状况属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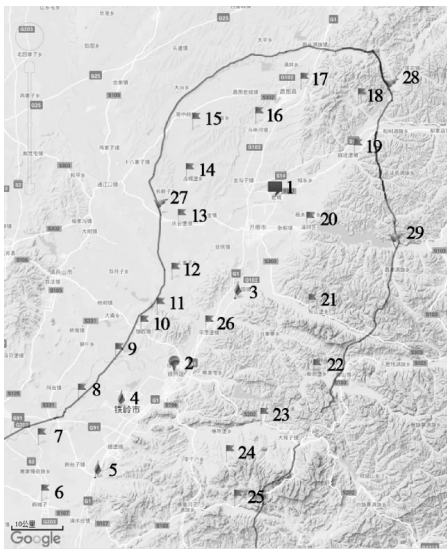
通过田野考察发现,墩台的保存状况总体还是可以考证到遗迹的,这是因为墩台多建设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位于坡度、起伏度较大的山顶或者高地上,这样的区域人力可达性较低,受到人为破坏的可能性较小;部分墩台位于平缓地势上,但因其土方体积的庞大,

即便受到农耕覆盖,也不易在人力条件下被完全铲平,有很大的可能被遗留下来。但不排除位于平缓地势的墩台在机械化农耕或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被铲除,这也是腹里墩台在计数目少的主要原因。

《开原图说》^[5]分别记载了开原辖边墙总计二百七十五里,铁岭辖一百零六里,中固和汎河各辖六十里,懿路辖七十里,据此统计北路防区边墙共计五百六十六里,约合326 km,这个数据只描述了北路边墙的沿线长度,还不包括内边和外边的多边部分。内边在明永乐年间建造时即构筑简易、壕浅墙低,有些地段只立栅栏,且自明正统年间修建外边之后即失去作用,后期修缮和维护均不及外边频繁,再加之后期辽河流域农耕发展等因素,遗址已无从考察了。本文统计的边墙是自明正统年间开始修建的辽西边墙北路辖段和明成化年间修建的辽东边墙北路辖段。这段边墙从丁字泊堡西五里的鲍家岗子起,一直到三岔儿堡东十里处。这段边墙通过比照长城遗产网记录的轨迹,同时在卫星图上寻找可以观察到的边墙遗迹,在奥维互动地图上手动绘制。由于边墙部分区段无法找到明显的遗迹和参照,存在不精准的可能,但部分区段从卫星图中可观察到明显的遗迹,定位较为精准。其中,抚安堡辖段约有8 km数据缺失,无从考证。大边多为单道边墙,而至镇北堡辖段、威远堡辖段出现了双边、三边甚至四道边墙的情况。自丁字泊堡至定远堡辖段的西段边墙地处平原地区,基本被农耕覆盖,未有明显遗迹可察。北段边墙均有遗迹可寻,庆云堡辖段(新安关附近及其南段)、清阳堡至威远堡辖段有十分明显的遗存,尤其是新镇北堡和威远堡辖段的两道甚至三、四道边墙均十分明显。而东段则多为劈山墙,多依山脊线走势而建,遗迹虽不明显,但容易判定。总结北路边墙保存状况,以北段、东段保存程度较高,西段保存较差(见图2)。

2. 聚落格局整体现状

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还是建筑学学界,对明代长城军事防御聚落具有完整的体系性



1.开原路城;2.铁岭卫城;3.中固所城;4.汎河所城;5.懿路所城;6.新城堡;7.丁字泊堡;8.宋家泊堡;9.曾迟堡;10.镇西堡;11.新添堡;12.定远堡;13.庆云堡;14.古城堡;15.永宁堡;16.镇夷堡;17.清阳堡;18.新镇北堡;19.威远堡;20.靖安堡;21.松山堡;22.柴河堡;23.抚安堡;24.白家冲堡;25.三岔儿堡;26.平定堡;27.新安关;28.新镇北关;29.广顺关

图2 明辽东镇北路聚落分布

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其“镇-路-卫-所-堡-边(关、台)”格局的整体性现状是分析和梳理其历史遗存的重要考量。如果将仍有遗迹可寻的遗址均计为现有遗存,可总结如下: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现遗存路城1座、堡城10座、关3座、墩台240座、大边约100 km。从总体格局来看,遗存体系存在缺失,卫所两级的城池没有遗存。铁岭卫城是独立卫城,中固城、汎河城、懿路城是独立所城,独立卫城和所城虽无遗存,但开原路城中还设有不是独立卫城的三万卫和辽海卫,它们又分别辖有千户所,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卫城、所城缺失造成的体系不完整。

故而从格局整体严格来看,各级聚落破坏程度严重,尤其独立卫所和部分堡城的遗址湮灭,造成了遗存整体性被破坏。但北路聚落遗存总体格局清晰,体系仍属相对完整。

二、明辽东镇北路聚落遗址的破坏因素

1. 破坏因素综合分析

(1)历史原因。造成北路聚落遗址破坏的因素中,首先是历史原因^[6]。主要包括俄国修建“东清铁路”,以及日俄战争、日本侵

略战争和解放战争3次战争带来的破坏。1897年,沙皇俄国开始修建“东清铁路”,这段铁路的南段(日俄战争后称作“南满铁路”,即今“哈大铁路”)从北路区域通过,自清阳堡北穿过大边入境,经清阳堡西、镇夷堡东、开原城西、中固城西、平定堡、铁岭城、汎河城东、新城堡西出北路区域。这段铁路对北路聚落的破坏并不局限于其本身,及至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和俄军的行动路线均沿此铁路线行进。时《盛京时报》报道了“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纵横千里,几同赤地”^[7],这充分说明了战火带来破坏的严重性。《(民国)开原县志》中记载了日俄战争对新安关昭德宣威楼的破坏:“与日俄之战,该地曾驻日兵,不惟摧凿坐下滑石,并此石匾亦为取下,携回本国,作为战胜纪念品。”^[8]日俄战争后,又有日本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片土地上撩起无数战火,虽未有明确的史实考证,但其对北路聚落遗存的破坏应是十分严重的。

(2)农业生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辽宁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家庭承包经营在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户,对可用的土地资源进行了充分的重新划分,对于原有在农业耕种中未经有效开发使用的土地也进行了包产到户的高效分配,赋予了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下,辽宁省提出了“抓好四项农业工程建设”的具体要求,其中更是针对“可垦宜农荒地”提出了具体开垦目标,加剧了农业用地扩张^[9]。同时,随着农业技术的高速发展,机械化生产快速普及,许多大型农机具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中。于是,原本依靠人畜耕种的土地中,大型农机具的使用使得诸多遗迹被推平作为耕地,从而就此消失。有的边墙、

墩台被作为农民划分土地的重要界线或参照物,在常年的灌溉或秸秆焚烧等农业耕种行为中遭受严重破坏。

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破坏具有其普遍性,根据卫星图即可辨别聚落遗址多被农耕地占据,只是在各级聚落体现的程度不同。田野考察中发现,老镇北堡北城、新镇北堡堡城内外均被开垦,尤其在老镇北堡南城和镇夷堡中,由于农耕的开垦导致遗迹无存。故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带给北路聚落遗址的破坏是最直接且普遍的。

(3)基础设施及教育设施建设。伴随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也逐渐加快。由于水利设施建设的需要,在水源丰富的谷地建设水库成为了不二选择,这些水库的修建,淹没了原有的已经遭到破坏、被认为“没有价值”的城址,彻底毁灭了遗迹。例如,1958年修建的清河水库和2000—2003年修建的南城子水库对广顺关、镇北关、新镇北堡遗址和区间墩台、边墙遗址均造成了湮灭性的破坏。

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择址缺乏文保单位指导意见和相关政策的约束,拆城建校的情况多有发生,如威远中学、松山乡小学和柴河小学校址就建在堡城遗址上。学校的修建使得原有堡城的格局、四至均不清晰,仅保留了部分城墙残段、少量水井、石碑等遗迹遗物。

此外,笔者在田野考察过程中也发现了多处墩台上设有多处里程碑,且有基站拆除后的角铁,这一类基础设施建设给许多墩台遗址造成了破坏。

(4)农民房屋、墓地修建及误盗。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老旧宅院的维修和扩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北路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农民维修和扩建老旧房屋、院落本着节约开支的原则,多“就地取材”。许多农民拆掉城墙砖,作为自家屋墙、院墙用砖(见图3),据村民口述,更有在城墙暴露夯土基质后取夯土作建房用土的;有的农户新建农宅直接选择依墙而建,将城墙作为自家新房

的后墙或者山墙;也有农民劈开城墙的大石块用于自家修梯田。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同时还会产生次生破坏。暴露夯土的城墙经风化或雨水冲刷等自然条件作用后,夯土逐渐流失,日积月累,城墙原址变小甚至消失。



图3 清阳堡农宅院墙上的青砖

田野考察中还发现,许多墩台周边及台上也修建有零散的墓地;在新安关关口以南的城墙内侧,有很多沿边修建的墓地,附近宣威楼遗址的东侧和南侧更是布满了墓地和墓碑。农民在墓地选址时,多选择有标志物的位置,边墙与墩台处不宜开垦而成为闲置用地,由此给墓地建设提供了便利。有的大型墩台上还有类似盗洞的坑井或坑道,推测为盗墓贼将墩台误认作墓穴进行盗挖。这对诸多遗址的破坏是非常普遍且严重的。

(5) 道路交通建设。1981—2004年,国家为缓解交通运输紧张状况,分别推动了国家干线公路网和国家高速路网的建设。1996年建成的G102京哈线国道和1999年建设的G1沈哈(京哈)高速在北路境内自懿路城西、铁岭城东、镇夷堡东至清阳堡北穿过边墙线出境,京哈线更是途经了开原路城南墙西段外侧;2007年动工建设的哈大高速铁路则沿北路西线途经多个堡城西部,最后经由镇夷堡东至清阳堡北穿过边墙线出境,哈大高速距离聚落最近之处即紧贴新添堡堡城西南角而过。更有省道S106穿过镇西堡、S202沿抚安堡东墙北段而过、S303沿松山堡南墙外而过、S301沿开原路城南墙东段和东墙南段而过、S103多处与东侧边墙交汇等不胜枚举。同时,国家级、省级道路交通的建设进一

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北路聚落的破坏。

在农村的道路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前农村交通闭塞,出行多是步行,货物流通大都靠肩挑。改革开放以来,修建了到乡到村到社的公路,而且道路逐步硬化,开通了乡内公交车,农村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在此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和便利交通,拆掉原有城墙,通直、扩宽马路变成了“最优解”,这也对聚落城池内部格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6) 文保工作滞后。至此,笔者认为除历史原因以外的其他4个方面的破坏因素,均可归结为文保工作滞后的原因。在农耕开垦扩张用地、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建设、农民房屋修建、道路交通建设时,存在相关法规缺失、文物认定不及时、文保工作未落到实处、后期维护工作不力、文保意识普及不够等诸多问题。2007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国家测绘局的统一部署,辽宁省文物局、测绘局才组织了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此前仅有刘谦、高清林等人以非政府行为开展的明长城资源考察,并未有文保单位的普查行为,文保工作的滞后不仅给北路历史遗存保护造成了遗憾,也给整个明代辽东镇军事防御聚落的保护工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文保工作的滞后还包括设计、建造工作者在重要历史遗迹修缮、翻新过程中的职业素养和操守缺失,尤其体现在开原老城南门和南街门市的复建、崇寿寺大殿的翻新修缮违背了历史建筑修复设计的基本原则。因此,文物保护工作不仅是政府行为,对于建筑设计师、工程师也是巨大的考验。

2. 破坏原因的探讨

笔者认为,从表层来看,辽宁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明辽东镇长城保护问题密切相关,如何协调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建设与建筑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上升到辽宁社会、经济与文化良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辽宁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同步,存在经济增长模式粗放、地方经济利益驱动和地方建设中对建筑遗产价

值的忽视、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参考不全面等问题,长城作为重要且宝贵的建筑遗产,遭到了快速、严重的破坏。

然而换个角度言之,长城军事防御聚落分布范围极为广泛,所处的地域经济状况差异较大,也体现出破坏程度不同的特点,统一协调存在一定难度。但对于长城聚落而言,其整体性恰恰正是价值所在,所以由地域差异造成的保护难点是有必要克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是长期产生的,解决的办法也不会一朝制定和实施,针对已经失去历史价值的遗迹,是否只以保护为纲目?这值得深入探讨。

三、现状下的保护设想

明辽东镇北路长城军事防御聚落遗存的现状堪忧,破坏因素复杂,然而无论何种因素造成的破坏,在当前时间节点下,都可归类为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存在于北路地区,而且对于整个明辽东镇长城军事防御聚落都有其普遍性,甚至明九边其他八镇也有类似的问题。针对现状要如何进行保护?笔者尝试探究北路军事防御聚落格局的保护设想,思考如何在协同发展下进行聚落价值的判断,并提出两点保护设想。

1. 协同发展中的聚落价值判断

随着我国长城保护工作的开展,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长城保护条例》^[10],十余年来,长城的保护还是较多围绕在以线性遗产为主的遗产认定和保护、开发,仍存在保护类型片面、保护模式单一的现象。笔者试图从多维的角度探讨辽东镇北路的聚落价值,探讨如何在适应时代要求,满足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协同发展的情况下,进行有利的保护和开发。

辽东镇北路聚落以其军事防御功能为建设初衷,即兼具了军事历史价值和建筑遗产价值。辽东镇地处优良、丰富的地理生态环境,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其保护开发过程中,须对人居环境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作出充分的考量。

军事历史价值是指军事聚落作为整体军事格局的一个单元,具有其聚落单元历史价值和军事防御格局组成的整体价值。明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遗存作为明代辽东镇重要军事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重要物证,能够反映出明代时期东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据此判断该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活的发展水平。其总体格局的进阶式布局及与当时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均是动态发展的,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在选址时,巧妙利用微地形,借助山势和河流的阻断作用,同时挖壕设堑,这些防御特征体现出严谨的规划思维。总体布局中的树状伸张,层层放矢,是军事运作智慧的物化体现。

建筑遗产价值即在特定历史时期——明代,及其特殊地域特征——东北地区的双项考量下的特殊建筑遗产特征。辽东镇长城聚落建设具有明代时期特点的建筑形式特征,以及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建筑装饰特征。这一时期,砖的烧制技术提升并且伴随产量增加被普遍使用,建筑装饰中也开始将砖加工、雕饰应用于建筑细部。其地域性也较多体现在城池建筑形制、材料选择以及选址特征中。例如:北路在计22座堡城中,各堡城在南向必设一门,在北向设门的仅有3座,这是因为在东北地区气候的制约下,北侧不设门可有效抵御北向寒风;材料选择更是因地制宜,多就地挖土建墙,再以青砖包砌加固,从构造层面保留了很多样本。明辽东镇长城聚落中的建筑单体遗存破坏严重,其保护已是迫在眉睫。

人居环境价值体现在聚落现状下的自然生态情况以及人居适宜性方面,辽东镇北路地处辽河流域,水系发达,尤其东部地区更是蔓延在山地之中,形成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例如:柴河堡南邻柴河而建,被高山夹抱,树木葱郁,空气质量极好,但采石业对自然环境的侵占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造成了污染和用地侵占;抚安堡在群山之间南邻泛河而建,堡本身地处一片高地,南眺泛河形

成了良好的自然景观,然而由于环境缺乏治理,高台之下的泛河北侧河岸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产生了严重的污染。

旅游经济价值是基于上述3项价值产生的,同时涵盖民俗价值、艺术价值等。旅游经济价值用以评判其旅游开发的可行性。其一,要基于建筑遗产价值评判聚落复原建设的可能性,一方面需要在总体规划时作出充分论证,另一方面也要作专项的历史文化遗产规划,以指导复原设计和旅游开发;其二,要根据人居环境价值探讨前瞻性的旅游开发方案,有效结合自然环境景观,注重农林业次生旅游的可能性,并充分挖掘民俗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三,根据军事历史价值,在单一聚落单元的旅游开发基础上建立格局总体开发,形成线性旅游、区域性旅游方案的前置规划。

2. 体系性保护设想

(1)地理与景观相结合的体系完整性保护。我国《文物保护法》中,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主要分为3个层次,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明辽东镇仍有遗迹可考的聚落,现多被设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模式均是针对单一物质文化遗产单元的,而长城军事防御聚落遗产保护中,更加应该强调的是体系性的区域保护。

这种区域保护在我国有很多样本,并不孤立。江南古镇、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等诸多保护项目均体现出区域性特征。长城聚落保护既有线性关系,又有区域关系。线性关系体现在这些军事聚落的辖制关系下的层级结构,既有镇-路-卫-所-堡-边(台、关)的层级线性结构,又有烽传路线和驿传路线的线性结构。区域关系,是以某一级聚落为关联节点,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状遗产关系。

①辽东镇北路纵联遗产廊道。针对辽东镇北路遗产现状,多数遗存从军事历史价值、建筑遗产价值、人居环境价值、旅游经济价值等四维价值评判中,以失去基本物质空间遗

存为根本性问题,已经无法参与到体系性保护的构建中。而开原古城和新镇北堡物质空间遗存较为完整,可建立以开原路城为起点,至镇北堡、镇北关及所辖沿边墩台的遗产廊道。在这一廊道中,沿线地理景观层次丰富,农业物产品种多样,可选择进行协同开发,建立以遗产参观为主,沿线开展自然景观游览、农业采摘体验等多元旅游的特色旅游廊道。

②遗产廊道横联区域及延长线开发。辽东镇北路同时可进行地理与景观相结合的遗产廊道开发的还有永宁堡、柴河堡、抚安堡、广顺关、新安关等,这些廊道的层级已经不完善,但是其本身仍具有遗产价值,这些堡城、关口连线区间的地理景观丰富,农业物产品种多样,可通过建立同级聚落横向连接的方式,形成区域协同保护和开发。同时,还可以通过复原明代时期周围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古城池,缔结形成遗产廊道延长线。

(2)以点带面的聚落代表性遗存保护和开发。在辽东镇长城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人工物质空间和自然物质空间存在较高的相似性,需要从区域整体性的角度出发,避免出现同质竞争、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需要“以点带面”,进行代表性聚落遗存的保护和开发。

开原古城、新镇北堡均处于荒废状态。开原古城现位于开原市北部,古城曾进行局部修复建设,但效果不佳。古城内外现多被耕地覆盖,人口密度小,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但古城遗迹保存得相对较好。新镇北堡位于南城子水库西,古堡城内格局已无存,但城墙仍有遗存,城址明确,周围地理景观十分丰富。可在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遗产修复建设。此外,还有镇北关、广顺关、永宁堡与其周边墩台和长城遗址,新安关和昭德宣威楼遗址与其周边墩台和长城遗址等多处较为完整的遗存可以考虑进行旅游开发。同时,进行文化、艺术产业建设也会产生助力作用,例如进行文创产品研发,进行摄影、绘画艺术写生营地的建设均可以增加知名度、文化认同和经济效益。

四、结 语

在明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辽东镇北路由于其“地接三藩”的特殊地缘政治特征,防御形势十分复杂,与辽东镇南、西、中、东四路相比,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北路对于辽东镇而言,历史和军事作用十分明显,保护工作非常重要。在辽东镇北路军事防御聚落的保护探讨中,应当关注造成遗址破坏的原因,同时结合体系性特征,尝试提出符合北路格局和现状的保护方案。

参考文献:

[1] 魏琰琰,张玉坤.分统举要,纲维秩序:明辽东镇军事聚落分布及防御变迁研究[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4(3):114.

[2]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 关锡镛.辽宁地区明代关、市研究[D].沈阳:沈阳建筑大学,2017.

[4] 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5] 冯瑗.开原图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

[6] 王飒,赵钧,沈欣荣.辽东建州女真及后金城寨遗址的保护现状及其学术价值[C]//柳肃.2015 建筑历史研究与城乡建筑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7] 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

[8] 章启槐,赵家干.(民国)开原县志:卷二[M].铅印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18(民国七年).

[9] 刘廷耀,朱绍毅.关于加快辽宁农村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基本思路[J].农业经济,1992(3):7-11.

[10] 国务院办公厅.长城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476 号)[EB/OL].(2006-10-23)[2019-05-10].http://www.gov.cn/flfg/2006-10/23/content_421000.htm.

Damaging Cause Analysis and Protection Policy of Military Defense Settlement Sites on North Lu of Liaodong Zhen in Ming Dynasty

ZHAO Jun, QI Yihong, WANG S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nd valuabl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military defense settlement on the North Lu of Liaodong Zhen has not been protected in time and effectively used, and its heritage value is also losing. Based on North Lu situation of Mr. Liu Qian's insp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in Liaodong Zhen of M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1979, the Great Wall resources survey in Liaoning province organized by Liaoning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 from 2007 to 2008, and the three times field survey by the team, this paper compares, sorts out the destruction status quo of settlement sites at all levels and system integrity on the North Lu of Liaodong Zhen in Ming dynasty, and then discusses the protection assumption of the military defense settlement pattern on the North Lu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Key words: Liaodong Zhen; North Lu; settlement sites; cause of damage; protection policy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